

人机协同视域下少数民族诗词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敕勒歌》英译为例

白晓菁, 李春霖, 毕琳娜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 包头 014000

DOI:10.61369/HASS.2026050008

摘 要 :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翻译生态的背景下, 富含地域特色的少数民族诗词正面临着“效率”与“文化深度”平衡的难题。本文以南北朝时期民歌《敕勒歌》为例, 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 对比分析 AI 翻译 (如 ChatGPT、DeepSeek 等) 与人工译者在处理“敕勒川”、“阴山”、“穹庐”等文化意象时的差异。研究发现, AI 翻译虽然实现了语言维的高效转换, 但存在文化流失现象, 难以传递原诗的审美与意境。针对 AI 翻译的局限性, 借助“人机协同翻译”模式, 作者提出“译前文化投喂-译中三维干预-译后多模态传播”翻译策略, 为 AI 时代北方草原文化的精准国际传播提供理论与实践路径。

关 键 词 : 人机协同翻译; 生态翻译学; 《敕勒歌》英译; 少数民族诗词; 国际传播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Minority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ong of Chile*

Bai Xiaojing, Li Chunlin, Bi Linna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00

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ing the translation ecosystem, ethnic minority poetry rich i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depth”. Tak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folk song *The Song of Chil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I translation (e.g., ChatGPT, DeepSeek) and human translators in rendering cultural images such as “Chile River,” “Yin Mountains,” and “yur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AI translation achieves 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at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it suffers from cultural loss and struggles to convey the aesthetic appeal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original poem. Addressing the limitations of AI transl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a “pre-translation cultural feeding, in-translation three-dimensional intervention, post-translation multimodal dissemin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paradigm,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preci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in the AI era.

Keywords :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Eco-translatolog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ong of Chile*; minority poetr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引言

《敕勒歌》是一首经典的北方游牧民歌, 以“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的宏大视野, 展现了游牧民族与草原共生的美好图景。全诗只有二十七个字, 却高度浓缩了“敕勒川”、“阴山”、“穹庐”等文化意象, 是中华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代表^[1]。当前, 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 ChatGPT、DeepSeek 等) 在翻译领域被广泛应用, 但是在处理这类包含丰富地域文化的诗词时, AI 翻译常常会出现文化流失现象。

作者立足于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 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核心框架, 旨在通过对比《敕勒歌》的 AI 译本与人工译本, 分析 AI 翻译在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三个层面上处理此类具有草原文化意象的诗词时出现的不足, 并且借助“人机协同翻译”模式, 提出“译前文化投喂-译中三维干预-译后多模态传播”的翻译策略, 有效弥补 AI 翻译出现的文化流失。在提高翻译效率的同时, 确保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能够被国际受众准确地理解和接受。

一、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

（一）《敕勒歌》简介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收录于《乐府诗集》。这首民歌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它不是在“描写草原”，而是草原在说话。以游牧者的眼睛看世界，以他们的语言命名世界，以他们的经验丈量世界。全诗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北方草原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表达了敕勒族人民热爱故土、热爱生活的豪迈情怀。它不仅是北朝民歌的绝响，更是草原文明最璀璨的明珠。

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少数民族诗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流失问题。王宏印曾指出，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不仅是语言的产物，更是特定生态环境下的文化表征，其核心在于“意象”与“意境”的传递^[2]。针对《敕勒歌》这一北朝乐府民歌，多数学者分析了其“雄浑苍茫”的美学特质，认为“敕勒川”、“阴山”、“穹庐”等文化意象是翻译的难点^[3]。国外学者 Lawrence Venuti 提出的“异化”与“归化”策略在翻译此类文本时也陷入了困境：归化会导致文化失真，异化又会影响目标语读者的阅读^[4]。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由胡庚申教授提出，其思想根源来自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哲学，是我国学者在自身哲学传统基础上建立的一套原创性翻译理论，为理解翻译活动提供了新视角^[5]。他通过分析“翻译生态环境”得出，翻译行为的本质是译者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约束条件的场景中，不断进行适应性、连贯性调整的过程^[6]。该理论强调译者所发挥的主体作用，重视翻译过程中整体与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

1. 语言维

语言维关注译者对原文形式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和重构，这一过程包括词汇选择、句法安排、语篇衔接、修辞运用及风格再现等方面。译者需要在保证语义准确的前提下，依照目标语言的常规表达习惯做出调整，来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例如：将汉语依赖上下文、以“意合”为特点的句式，改变为英语逻辑关系外显的“形合”表达。

2. 文化维

文化维强调翻译过程中对文化专有项的识别、解释与转换，它要求译者平衡源语言的文化逻辑与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接受习惯。当遇到典故、民俗或具有隐喻的意象时，是通过保留其异质色彩传递文化的独特性，还是进行适度归化处理保障译文的可读性。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往往会通过增补背景信息、添加注释或寻找文化对应等方法来防止出现文化信息流失或被目标读者误解的情况。

3. 交际维

交际维重视翻译的实际功能，即译文是否真实达到预期交际

目的，是否引发目标读者情感共鸣。它要求译者始终以受众的知识储备、阅读习惯与使用场景为基础，动态调整信息密度、话语身份、语域等级和互动方式，以求达成真实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二、《敕勒歌》AI 译本与人工译本对比

（一）《敕勒歌》AI 译本

1. ChatGPT 译本

The Chil ü Song
Beneath the Yin Mountains lies the Chil ü Plain;
The sky arches like a felt yurt,
enfolding the boundless land.
Vast and deep the azure sky,
wide and endless the grassy plain—
When the wind sweeps low across the meadow,
cattle and sheep appear.

该译本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说存在一定的失衡与偏离。在语言维上，“enfolding（指某物被完全覆盖、包围或裹住，常带有保护或温柔的意味）”没有体现出诗中“笼盖四野”的覆盖感；“Vast and deep the azure sky, wide and endless the grassy plain”表面上是仿古倒装，但却生硬地堆砌了同义词（vast/wide, deep/endless），显得有些空泛；尾句“cattle and sheep appear”平淡收束，缺少诗中“见牛羊”那种生命豁然跃出的视觉冲击。在文化维上，使用“meadow”，将辽阔草原的语义窄化为田园草地，弱化了游牧生态的粗犷与张力。在交际维上，“sweeps low across the meadow”中“low”的位置出现错误：风本身不“低”，是草被吹低；全篇回避第一人称与集体视角（如“our”“the people”），隐去了原诗中的族群共同体意识。这种“去主体化”的处理看似“客观”，却削弱了诗词的历史在场感，不利于目标语读者理解其民族精神的深层含义。

2. DeepSeek 译本

The Tchilech Song
Tchilech River,
Yin Mountain side,
The sky like a dome,
Spreads far and wide.
Skies so grand,
Plains so vast,
Wind bends the grass —
Reveals the cattle mass.

该译本以“简洁”为主，却在语言逻辑、文化精度与交际效度上付出了较大代价，没有完成从“可读”到“可懂”，再到“可感、可敬”的翻译跃升。在语言维上，译文为追求短小，大幅删减逻辑与语法连接，导致语义断裂。“Tchilech River, Yin Mountain side”两个单个意象的罗列，缺少了“敕勒川，阴山下”的方位关系，导致地理空间感模糊；尾句“Reveals the cattle mass”中“mass”一词没有体现出“牛羊群居”的草原生态画面。在文

化维上,“Tchilech”属于非标准音译(通常拼写为“Chile”或“Chil ü”)。在未加说明的情况下,容易被误以为地名而非古族名;“Yin Mountain”省略复数“Mountains”,弱化了阴山作为横亘东西的山脉体系的文化地理分量;更关键的是,“dome”虽是常见的“穹顶”意象,却偏向现代建筑(如教堂圆顶),缺乏“穹庐”所承载的游牧居所特有与天地相契的文化质感。在交际维上,全诗高度凝练,但缺乏必要的文化意象,目标语读者难以读懂其中所承载的文化重量,难以激活他们对草原文明精神世界的共情与想象。

(二)《敕勒歌》人工译本

1. 许渊冲译本

A Shepherd's Song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By the side of the rill,

The grassland stretches'neath the firmament tranquil.

The boundless grassland lies.

Beneath the boundless skies.

When the winds blow,

And grass bends low,

My sheep and cattle will emerge before your eyes^[7].

许渊冲先生的《敕勒歌》英译本是生态翻译学“三维适应”的典型实践。在语言维上,他注重音韵与节奏,如“hill/rill”“lies/skies”“blow/low”等押韵与重复,轻快流畅、富有韵律,较好地呼应了原诗作为民歌的音乐性。在文化维上,他以“shepherd(牧人)”为题,将宏大的草原图景收束于一个亲切、具象的人称视角,更容易与目标语读者产生共情;尾句“My sheep and cattle will emerge before your eyes”中“emerge”一词生动地传递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态感,比直译“are seen”更加具有画面张力。在交际维上,他主动贴近目标语读者的审美习惯,用熟悉的词汇、舒展的句式和抒情的语气,降低了文化距离,让初次接触中国诗词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进入情境,是一首“以诗译诗”的再创作。

2. 李正栓译本

Ode to Chile

On Chile's land and river,

Afore the Yinshan Mountains,

The sky looks like a yurt,

Covering fields from each corner.

Blue and high is the sky;

Lush and vast does the field lie.

Wind pressing the grass low,

cattle and sheep are revealed to the human eye^[8].

李正栓教授的译本,体现了对生态翻译学三个维度的良好把握。在语言维上,译文句式整齐,起承转合,符合原诗的结构逻辑;“Blue and high”“Lush and vast”等并列短语简洁有力,保留了原诗叠词的韵律感;动词“pressing”“revealed”准确传达风与草、草与畜之间的动态关系,语言自然又不失力度。在文

化维上,“Chile(敕勒)”作为族名音译开篇点题,“Yinshan Mountains”保留了“敕勒川”专有文化身份,“yurt”表达了“穹庐”的游牧核心意象,没有作泛化处理,体现了对文化专有词的尊重与坚守。在交际维上,用词通俗易懂,避免了生僻古语的出现或过度异化的表达,兼顾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习惯与审美接受度。

3. Arthur David Waley 译本

Teleg Song

Teleg River lies under the Dark Mountains

Where the Sky is like the sides of a tent.

Stretched down over the Great Steppe.

The sky is grey, grey.

And the steppe wide, wide.

Over grass that the wind has battered low.

Sheep and oxen roam^[9].

该译本由英国东方学学者、汉学家、诗人及翻译家亚瑟·大卫·韦利(Arthur David Waley)创作,他对译文的处理体现了鲜明的生态翻译自觉。在语言维上,他以简洁的句子,如“The sky is grey, grey.”“And the steppe wide, wide.”,巧妙地重现了原诗中“苍苍”“茫茫”的节奏感;“roam”替代常见的“appear”或“are seen”,赋予牛羊在草原上自由游走的状态,展示了草原生态中和谐共生的关系。在文化维上,“Teleg River”和“Dark Mountains”采用音义兼顾的译法(“Teleg”似敕勒,“Dark”呼应“阴”的幽深),既保留族群地理标识,又通过常见词唤起意象联想;“sides of a tent”虽然没有直译“穹庐”,但却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视觉经验重构了“天似穹庐”的空间逻辑,简单可感;在交际维上,全诗用词平实,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结构清晰、意象集中,从山、河、天、地到风、草、畜,层层铺展草原生态系统的典型要素,形成一幅可读、可感、可想象的完整图景,有效实现了文化传播中的“可接受性”与“可共鸣性”。

三、“人机协同翻译”模式的翻译策略

(一) 译前阶段:文化背景的“提示词投喂”

在翻译开始前,利用AI的可引导性,通过“提示词投喂”向它注入背景知识,是解决文化信息流失的关键。“提示词投喂”不是给AI塞知识,而是帮它划边界、立坐标。译者需要放弃“请翻译《敕勒歌》”这种模糊的指令,而是以“导演”的身份向AI输入文化约束条件。例如:明确告知AI“穹庐”特指游牧民族毡帐(yurt),而非建筑穹顶(dome);“敕勒川”是北魏时期敕勒部活动的草原平原,不可译作meadow。这种前置性的语境设定,可以防止AI进行字面直译,使翻译初稿在语言合规基础上,承载一定的草原文化内涵,降低后续的修改成本。

(二) 译中阶段:译者主导的“三维干预”

面对AI翻译生成的初稿,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从三个维度进行深度修改。例如:AI将“风吹草低见牛羊”直译为“Wind

bends the grass—Reveals the cattle mass”，译者需要在语言维上重构其诗意，调整为 “As the wind bows the grass, herds emerge”，将 “bends” 换成 “bows”，赋予风的拟人感；用 “emerge” 替代 “Reveals”，强化视觉效果。在文化维上，将 “阴山” 统一译为 “the Yin Mountains (a historic pastoral frontier)”，并存入术语库，防止 AI 因历史知识缺失而产生随机翻译。在交际维上，强化意图的传达，通过增补注释注（例如：解释此句体现了游牧民族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来填补源语文化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认知鸿沟^[10]。

（三）译后阶段：多模态国际传播方式

纯文本的翻译很难传递《敕勒歌》中所表达的生态审美，可以利用 AI 生成技术进行多模态传播。一方面，借助 AI 视频生成工具，制作融合 “草原风光、英文字幕、马头琴背景音乐” 的短视频，让静态的诗句 “动” 起来。另一方面，开发 “文化问答机器人”，为海外受众提供在线问答服务，解答关于 “穹庐为何物” 等深层文化疑问。这种从单向文本输出，转向 “短视频 + 交互答疑” 的多模态传播，使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能够被国际受众准确地理解和接受。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 AI 译本和人工译本的对比分析后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缺少对《敕勒歌》中所根植的草原文化的认知，使得其在文化翻译与传播层面表现出了 “只知其表，不明其里” 的局限性。未来可针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建立一个少数民族诗词语料库，系统性地收录少数民族族群的口头传唱诗作、仪式性歌谣、特定地理称谓以及专有术语，并解释标注这些语料背后的文化内涵，为 AI 翻译提供更有适应性的文化语境。二是坚守翻译与文化传播的伦理底线。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的时代，译者需要坚持 “以我为主” 的译介立场，警惕并防止丰富的文化在算法处理过程中，被简单地同质化为符合西方审美期待的 “异域风景画”。通过 “人机协同” 模式，让《敕勒歌》所代表的北方草原文化，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不止被 “看见”，更被 “理解”，真正实现 “译有所为” 的国际传播。

参考文献

[1]程华明.民歌《敕勒歌》及其英译的经验纯理功能对比研究[J].翻译跨学科研究,2022,2(01):130-142.

[2]王宏印.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6.

[3]王宏印,张媛.人类学诗学:民族诗歌的创作、翻译与研究——王宏印教授访谈录[J].燕山大学学报,2015,16(01):84-88.

[4]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5]刘瑞玲,温红蕾.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敕勒歌》英译研究[J].海外英语,2023(4):15-18.

[6]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袁行需主编.许渊冲英译.徐放韩珊今译.新编千家诗(汉英对照)[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李正栓,韩志华.乐府诗选:汉英对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9]王恩保,王约西.古诗百首英译[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1994.

[10]王益莉,屠国元.意象翻译策略对比分析:基于语料库的考察[J].上海翻译,2025,(04):27-32.